

如何看見老／病體——

楊力州、沈可尚紀錄片的增能策略、失能盯視

辛佩青

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

據格里爾生(John Grierson)的定義，紀錄片(documentary)是對真實事物的創意性處理。紀錄片不是真實的複製，而是真實的再現，是創作者將真實素材經過觀點建構、剪輯等處理後的呈現。因素材的真實性，紀錄片被期待有反映社會問題、產生效應的功能。因此，本文將同樣討論現實社會的失能研究與紀錄片結合，以楊力州拍攝老人、沈可尚記錄自閉症者的作品為主。兩人都以兩部以上的紀錄片持續關懷失能問題，並在院線放映或播放平臺上大獲好評，帶動臺灣社會對失能者的關注與討論。楊力州同時拍攝《青春啦啦隊》和《被遺忘的時光》，希望呈現健康與失智的兩種老人。沈可尚從2008年開始持續四年記錄自閉症者，前後拍攝《遙遠星球的孩子》、《築巢人》等五部紀錄片。

選擇失能議題，必然得面對社會文化中既存的刻板印象，正因對刻板印象的處理不同，兩人提出引領社會大眾看見老／病體的方法相異。楊力州主張「老年不該只有老病死」，以為老體「增能」的策略——增加或突顯老人的能力與正面形象，使老人不再侷限於歧見中。本文將楊力州的增能策略分為三種：時代經驗的價值，青春、性、美的真實欲望，淡化病老的趣味。不同於楊力州強調增能，沈可尚則要觀眾直視刻板印象，藉由盯視失能本身，揭露社會大眾集體潛意識裡對病體的恐懼排拒，以致於選擇性地看見／看不見失能。沈可尚以《築巢人》提醒了我們在失能論述裡不被看見的照護者。當整體社會文化將照護詮釋為近乎美德，以愛的價值來看見、推崇照護者時，照護者不只是失能者的輔具，更早在群體觀看中成為失能者。而當創作者、失能身體、商業機制等因素融合時，所謂「適宜身體」的標準為何？商業面如贊助單位、票房收入，創作面如導演自身觀點，觀眾面如整體文化習慣、社會觀眾品味，都擁有定義的權力，兩人倚重不同面向去再現了他們心中適宜的失能身體。

關鍵詞：老化(ageing)、自閉症(Autism)、增能輔助(Prosthesis)、盯視(Staring)、紀錄片(documentary)